



### ◆啼笑皆非

## 会不会变形

☆董刚

真人版《变形金刚2》上演了,这让我这个变形金刚迷兴奋不已,早早地准备好买票,就等在电影中回忆童年了。

到了电影上映那天,我们一家打的赶到电影院,去的时候全家人有说有笑,回来的时候老婆和儿子坐在出租车上的一句话也不说,我不知道什么原因,于是笑着问儿子电影好不好看,儿子怯怯地说:“爸爸,你先告诉我,我们坐的出租车会不会突然变形吧!”



### ◆心灵发送

## 平淡如水

☆刘云海

想你,在每个平淡如水的日子。我早已将自己省略成一片空白。除了在濡湿的周围有你轻微的气息。我感觉不到你,为了你的信口诺言,我删除所有能删除的,放弃所有能放弃的,最后,我依旧会一无所有吗?想你的夜晚,总是没有你。

你离开以后,没有了电光火石的激情,没有了缠绵悱恻的纠缠,一切的繁华辉煌归于沉寂,就像连续涨停板后的盘整与无方向。

股市有激情如火的日子,股票天天涨停,爱情有藐视一切的日子,天天如胶似漆,但爱情也有平淡如水的日子,就像一部电视剧,有高潮,有低谷。

平淡如水的日子里,做股票,就要忘了股票,做到手中有股,心中无股,在爱情归于沉寂的日子里,不必勉强自己,一切随缘,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

平淡如水的日子里,正是修身养性的好时候,如果不能甘于平淡,如果不能适应沉寂,就是没能适应生命的一种形态。

林清玄的一句诗:快乐地活在当下。就让我们用平常的心过好平常的日子,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走好自已的路。



### ◆夜闲卧听

## 走着,回家

☆方浩亮

又一场酒局散了。初夏的夜晚有些闷热,身体的疲惫与酒精的兴奋依然明争暗斗着。我的右手习惯性地招向出租车,却又莽撞地拿了下來。因为,我的左手告诉我,兜里只有一枚硬币和一张银行卡。

一枚硬币,那只好坐公交了,我这么想着,摇晃着向不远处的车站走去。快到的时候,一辆车却刚刚驶离,而我毕竟赶不上了。便坐下来,等待下一辆。车,流水

马龙。人,行色匆匆。十分钟转瞬即逝,可车毕竟没有来,我摇了摇有些昏沉的头,起身,看向时刻表,唉,过点儿了,末班车就是刚才在我眼前溜走的那一辆。

我有些懊恼,一块钱看来是回不了家了。但我还有银行卡,一卡走遍天下,只要我到了银行,还不是一切尽在掌握!

往家的方向走,就有一个银行,虽然离这儿有些远,但又有什么办法呢。我拾起有些疲惫的身心,向银行走去。虽然有些晚了,但背上的汗仍然多了起来,思绪也开始不安分。今日的机缘巧合也就罢了,平日哪天不是来去如风,一念间就日行万里呢。可那些朝北暮南、越走越远的日子,却越发的认不清自己。似乎只有早上醒来刷牙时,才清楚知道镜子里的是谁。

我终于走到了银行,却犹豫着,忘记了停下来,等我再次恍悟,银行已在身后颇久了。算了,就这样走回家吧。虽然平日的不运动,让两腿有些发沉。但因为路比较远,我走得反倒不那么急躁了,只是单纯的向前,而身子似乎竟轻快起来。

我就这样走着。一边走,一边看,也一边想着。这条路,也走了很久了,其实,却没有真正的“走”过一次。每次都是在轮子上转回去,心中还不至于得意,自以为高科技的交通工具供我们驱策,却不知它同时也囚禁了我们的双腿,让我们漂在半空感受不到真实的自己。

人渐行渐稀,风渐行渐凉,灯也愈来愈暗。我就这样,不紧不慢的,从喧嚣的人民广场,走进了颇有些寂静的开发区。背后的繁华终于远去了,而家却在眼前了。

在掩映的灯火间,家就像往常一样,低调地伫立着,等待着我的归来。上楼前,我下意识地抬起头,果然是一轮久违的明月啊。



### ◆职场体验

## 今年花落谁家院

☆苏潘云

金色六月是个考试之月,大考小考不计其数。高考中考小学升初中也考,学生考,老师也考……然而,对于我来说,前面提到的系列考都不足以使我恐慌,一学年来,每天堵在我心头的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则是我们镇里的统考——不是我考,是我的学生考。

每年教授两门课,每年都有拿两个第一的机会。可是第一,何其难拿!单凭我自己使出吃奶的劲儿还不行,还得我那几个学生娃娃争气配合啊——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?早早晚晚日日夜夜的我都在思索这个问题,以致寝食难安,不知不觉瘦了好几斤下来,晚锻炼的同伴们恭喜我,硬说是锻炼出效果了。

好在两个班合起来也不过是九个娃,不算名师的我使出传统的笨招还是驾轻就熟的,那就是——猴子不上树,多打一回锣。明白不?就是题海战术嘛。幸亏赶上了好时代,不用像我当年的老师那样埋头刻钢板弯腰印试卷,弄得满头满脸的汗水加油墨,花猫一样。如今的试卷漫天飞舞,多了去,只要你买,只要你做,只要你改……真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!

别说,练习确实很有必要,知识点就那么多,万变不离其宗,只要勤奋,只要认真——我的学生娃那我的上帝们,老师想要的第一全指望你们啦!

所有的考试包括统考当然都是参考高考模式,这个不用赘言。

话说考过之后的煎熬,心里是七上八下的。各小学校长齐聚中心校集体阅卷,考卷发下来,看见具体的分数,心里依然不踏实,因为知己不知彼啊,我这里的分数是一目了然,可是人家那里,人家考了多少分?有比较才有鉴别,排名没商量啊!

我把夺冠希望几乎全放在我那三个娃身上的。一个娃娃不负我望,考了个95分——写话部分失3分,基础知识失2分。好漂亮的卷面啊,簇新,工整,纤尘不染,字也写得好!要是再认真检查,基础知识部分失掉的两分完全可以找得回来,那是很明显的错误,真可惜。写话哩这娃娃师承了老师我——娓娓道来,头头是道,自然分段,结构清晰,表达几近完美——高考都有满分作文,我们小学生的作文为什么不能判满分?

翻来覆去地看这个女生的试卷,不忍释手。

要说我对这个女生的考分比较满意,那么对另外两个男生就有点儿痛心疾首了。两个男生平时和这个女生的成绩都是不相上下的,可是这次,两个男生的成绩分别是89.5和87.5,我难过啊!

好几天情绪不好,说与友人,郁郁不欢喜,打不起精神来。我说我今年就要评职称,教学成绩这一块,很重要的。再说了,你是不是名师,谁说了算?学生的分数说了算啊!

第一对于我,太重要了!我们同事之间互相安慰,我们努力了我们看得见,拿不到第一不是我们的错,大家都在努力的,排名总有先后……

我们校长可不是这么说——人家是老师,我们也是老师;人家拿工资,我们也没少拿,为什么我们就拿不了第一?第一难道还被哪个天外高人承包了?……

我们局局的主要领导每次大会小会都三令五申,教学质量乃重中之重,再三阐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不矛盾且共存的关系。

考考考,领导的法宝;分分分,老师的命根——细究之,真的是这样。领导考察你,考一下就见分晓;你有没有能力,只须亮出你所授学科的考分来!便是从京城一直往乡镇的“考碗一族”们,谁不是谈考色变?

终于等到排名揭晓的时候——今年花落谁家院?鹿死谁手谁遭殃?

谢天谢地谢高徒哇,花儿缤纷挂满枝,我家院落不曾空,独占鳌头有一曲,心儿欢喜收获丰——此次统考,全镇每个年级有近20个平行班,我拿了一个第一,一个第三——阿弥陀佛,善哉善哉,我很满意很知足很开心很欣慰……

好了,暂且高枕无忧安心消夏了。



### ◆谈天说地

## 沈从文的孤独

☆苏南

人与人的理解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,这是一个难以作答的问题。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,理解是个即使无限接近也不能抵达的东西。说到底,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。生命太短,可是我每每无可奈何地感到这一点,又觉得生命太长了。

解放后,沈从文两次试图自杀,第一次被家人发现制止,第二次他又在极度的恐慌中自戕,用剃刀划破自己的颈项,两腕脉管也割伤,又喝了一些煤油。那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,国家到处在热火朝天干事业,沈从文此举无疑让许多人不解,包括他的戚友子女,包括妻子张兆和。她写道:“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,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”

沈从文与张兆和共同生活近六十年,尚且存在理解的问题。这个他曾经爱过的正当年龄最好的人,没有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界,爱是不是孤独的?

沈从文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由派作

家,他的一切从“思”出发,坚守个人主义立场,在那个集体主义时期,他完全孤立。

思想的痛楚,思索的孤独,这是沈从文一生的生命状态。就是放在现代,还是要被侧目的罢。

用自己的独立思考做事,做人,毕竟是难的。这在我深有体会,即使不过是家庭间的冲突,譬如子女的行动往往跟父母的期望背离。这也是生命里的孤独吧。



### ◆人生百味

## 一窗梧桐绿

☆祖儿

多年以前,第一次到南京的时候,正是初夏,很是喜欢那里遮天蔽日的法国梧桐,觉得浓郁、繁茂、阴凉。

多年以后,因为母亲的病,频繁地往返于这座古城的时候,仍是初夏,高大的法国梧桐浓荫匝地,还是那么讨人喜欢。

病房的一扇窗,就对着马路上方那片茂密的绿叶天,形似巴掌的梧桐叶凑到窗前,像是要轻抚病床上的人。

躺在病床上的人恹恹的,行来过往的医生、护士匆匆的,无人顾及这一窗绿叶的殷切。

病房里有两张床,39床和40床,39床换了一个又一个,母亲依然是40床。

第一个39床是全院的康复标兵,有极好的食欲,医院为病人专门配制的饭菜,往往不够吃,她的女儿常常出去为她买菜包,下午和晚间还要各加一次水果餐。母女俩在病床上笑呵呵地摆开阵势,在病房里过起了有滋有味的小日子。

第二个39床有极好的睡眠,住进来的时候,像是刚刚动过手术,头发都剃光了,身上插着导尿管,一副危急惨重的样子。可是,她可以在一分钟内就发出如雷的鼾声,而且,一天24小时,鼾声时作时息,刚劲而有气势,极具生命力。

第三个39床,除了面色有些苍白之外,看不出像个重症病人。说起这种顽疾,说起必然要经历的一个个痛苦的过程,她神色安详,超乎寻常的达观、从容。

只有母亲,吃不得又睡不得,日复一日,生命的精髓仿佛化作了一缕轻烟,正一点一点向体外游离。

病房里安安静静,每天,母亲的药水一瓶接一瓶地挂,几乎所有的药物和维系生命的给养,都以点滴的形式进入母亲体内,支撑着母亲日渐单薄的身体和越来越涣散的精神。

病床上躺得太久,睡眠便是个问题。母亲浑身酸痛,似乎以哪一种姿势都睡不安神。于是,我们只能以不断按摩的方式,让她久病、虚弱的身体获得一些间接的活动。

母亲在按摩中昏昏睡去,我站到窗前,看那一窗盎然的绿,几夜风雨,不知什么时候,竟有片原本绿得正浓的叶枯黄了,黄得挣扎,枯得不甘。

寂静的夜,母亲睡熟以后,我躺在母亲身边的小床上,思想便开始在夜里失神地游走,走得踉踉跄跄,走到哪里看到的都是母亲,年轻时候的,年老时候的,躺在病床上的……哪一张面容都让人揪心疼痛。

倦极的时候,我也会沉沉睡去,但睡得极警觉,只要母亲稍稍一动,我就像按动了开关的弹簧,立刻坐起来,甚至眼睛还闭着,手已经习惯性搭上了母亲的身体。就算无力给母亲一段长长久久的人生,至少,我总可以把母亲快要断掉的梦续上吧。

一夜疾风骤雨,那片挣扎、飘摇的梧桐叶,愈发憔悴了,每天看它一寸寸萎黄,心里就一阵阵发酸,毕竟不是秋啊!可是,谁人在意呢,放眼望去,依然一窗梧桐绿。